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17期 2005/02

本期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 公共衛生

- | | | | |
|----|-------------------|------|-----------------|
| 1 | 編者的話 | 17 | 基層醫療照顧的“死因” |
| 3 | 食環署削減前線人員危害公共衛生 | 其他文章 | |
| 5 | 長州清潔工人罷工的啓示 | 20 | 從領匯事件看社會矛盾 |
| 6 | 食環署明助外判商剝削工人 | 22 | 是誰讓我們不滿意自己的身體 |
| 9 | 嬌妻枕語 | 25 | 超霸電池廠工人中毒事件進展 |
| 12 | 外判助長「官商勾結」和「財團壟斷」 | 28 | 也從渣打裁員說起 |
| 14 | 對抗外判—加拿大工運經驗分享 | 31 | 世界工廠的擴張刺激水電大壩建設 |
| 16 | 政府搞環保：創就業保環境 | 33 |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立場 |

編者的話

自從沙士以來，香港公共衛生和食物安全的危機一波接一波。孰令致之？高度的城市化和商業化的生活方式固然為這些危機鋪平道路——城市化意味人口高度密集，成為病菌溫床；商業化意味食物製造變成工廠化大生產，連農場也工廠化；這是造成瘋牛症和禽流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如果政府能夠對公共衛生多作承擔，對減輕問題的嚴重性未始沒有幫助。可是，由官商推動的外判化、私有化狂潮恰恰在背道而馳。他們削減有關開支，削減有關職位，結果不僅使員工受害，而且危及公共衛生和食物安全。本期〈全球化監察〉的主題就是探討外

判化與公共衛生的關係。食環署公務員黑魅的〈食環署削減前線人員危害公共衛生〉一文揭露官方所謂外判能夠保證服務質素的謊話。其餘幾篇則報導無良的外判商怎樣得到政府的直接或間接幫助，分析外判商剝削員工的內幕。

但是，問題不僅在於要了解這方面的事實，而且在於怎樣抗爭。吳溫溫是加拿大勞工聯盟的安大略省分會的主任，她的〈對抗外判—加拿大工運經驗分子〉一文指出：員工要成功保飯碗，須要擴大視野，進而聯合居民，向他們解釋外判化怎樣影響服務質素。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主席李美笑以行內



人資格主張由政府主辦廢物回收工業，既環保又創造就業機會。

要有長遠的成功，公營服務員工有必要擴大團結面，爭取服務受眾的支持。這不僅適用於公共衛生從業員，也適用於一般員工。以最近的領匯事件為例，雖然基層團體暫時成功阻止它上市，可是由於社會運動對於反私有化的準備不足，所以要真正阻止房委會商場私有化並不容易，需要趕快從頭總結經驗。領匯事件的另一方面正反映了工會運動與居民運動互相分離的缺陷。政府其實一早就有計劃把房委會的商場分階段私有化。首先是 1996 年的「擴大私營參與」，容許超級市場擴充為超級廣場，然後在九七過渡後大規模把商場管理外判，為減少房署公務員作好準備。1999 年房署工會大聯盟發動了萬人遊行反對，可是當時卻沒有得到居民團體的響應。當年由於內部不團結，外面無援手，工會的抗爭以失敗告終。好了，幾年之後的今天，居民

團體臨時上馬入稟法庭阻止領匯上市，可是房署工會幾無一個聲援。如果這種分隔保持下去，那麼要成功

阻止公屋私有化是不容易的。當然，工運與社運這種不足，並非偶然，而是長期思想上對「自由市場」這種右派論述太欠缺深入批判所致。陳敬慈的〈從領匯事件看社會矛盾〉較深入地分析了三種力量在這次事件中的較量，提醒大家所謂「社會分化」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反而是與敵同眠而不自知。

海滴〈是誰讓我們不滿意自己的身體〉批判化妝瘦身工業怎樣借廣告、「專家」來把無數女性洗腦，成為跨國公司的搖錢樹。事實上今天消費者在大公司面前簡直日益失去了自主性。陳敬慈談渣打裁員的文章則從員工角度分析跨國公司對員工的進攻，更以瑞典工運為例指出員工並非束手無策，而是反抗有途的！



食環署削減前線人員 危害公共衛生

今天鄰居麵包師傅王先生高興的對我說，他的老板娘很開心，因為衛生督察今天巡查餅店時逗留不到五分鐘，邊看邊寫報告便離去，不像以往左翻右揭般嚴謹。我答他當然如此，因為食環署為削減資源，導致各職級均人手短缺。138個衛生督察自願離職後，其職位便被刪除，地區巡查的衛生督察均被削減，如觀塘區的前線衛生督察就由21人減至13人，20年前未發展的觀塘區也有12名，試問如何應付繁重的工作量，惟有將巡查食肆的時間縮短，將衛生水準要求降低。王先生點頭說怪不得那督察隔3個月才來，以前每月來一次。今次還前門入後門出，沒有揭雪櫃，不去看隔油池有否清理，相信他連隔油池在哪裡也未知。這樣下去我們的食物如何保證安全；監察的人數減少，那些出售非法肉類，冰鮮肉充鮮肉賣的不法商人便可乘虛而入。最近病菌肆虐，出現多次集體食物中毒，單是今年五個月已有近230宗，涉及1010人。還有以下一連串事件：酒店發現副溶血性弧菌，老人院爆諾沃克病毒，超市魚缸發現霍亂弧菌，又有雪卡毒的珊瑚魚等，天水圍的日本腦炎，禽流感等疫症，這時正正需要抽調大量人手做檢疫及消毒等工作，政府卻減人，衛生督察分身乏術，唔影響食物安全就奇。

黑魅



我告訴他衛生督察工會公開表示人手已被削減至影響巡查，化驗和執法工作，不利市民健康。食環署也深知不妙，為向市民交代，請了一班廉價合約工以協助衛生督察工作，這些環境滋擾調查員(ENI)雖有學歷，但只獲二至三星期訓練，如何協助受三年專業訓練的衛生督察工作呢？而且人工只得九千五，簽約半年，無轉長工的機會，多調派雜務，如調查冷氣機滴水等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們工作無歸屬感，有機會便另謀高就，所以流失率極高，訓練一批後又要再招聘一批，離職ENI遺下的工作又要衛生督察執手尾，還慘被市民罵為何數個月才跟進投訴，署方的政策不知是節省資源還是浪費資源。有些ENI被調派監察防蚊防鼠組的承辦商，單身一人要監察六隊外判工，一隊八人，各隊分散不同地點工作，又不提供車輛，叫他們如何監察？曾問他們知否監察什麼，這些剛踏出校門的青年立即一臉茫然，難怪防蚊鼠組外判工經常被市民投訴工作懶散，浪費公帑，承辦商又被外判工投訴剋扣工資，剝削假期和貪污違規，說明署方的外判及合約政策帶來的弊多於利。

不但食物衛生出現危機，連環境衛生

亦令人擔心。一直以來，食環署都吝嗇於投放資源在環境衛生上。先講防治虫鼠組，人手編制最初以人口比例制訂，但人手沒跟人口增加而改變，防治虫鼠研究及監察小組曾兩次提出要加設人手，均遭否決。以西貢區為例，西貢市區及將軍澳各只有兩個管工分別管轄滅鼠滅蚊，負責巡查檢控及處理投訴。西貢區及將軍澳近年人口倍增，由1983年的5萬9千人增至現在43萬人，緊絀的人手在應付日常工作也感困難，又如何應付疫症來臨呢？如近日流浮山發現日本腦炎，虫鼠組要到附近環境巡查滋生蚊蟲的源頭及毀滅蚊蟲兼清理垃圾。現有人手根本無法應付，政府要外判給私營清潔公司處理，只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長遠改善政策。

外判在防治虫鼠工作上幫助不大，因為承辦商為賺取最高利潤，用質素較差的杜鼠藥，又限量使用，員工缺乏訓練，竟將鼠藥放在當眼處以便檢查，功效成疑。防蚊隊蚊油也是亂放。西貢蠔涌河懷疑受滅蚊油影響，導致三百條魚突然死亡，又被市民投訴「係咁意」好似「排隊咁在坑渠噴下（蚊油）」。有無需要都淋油，嚴重污染環境。公司要那些未經必要訓練的外判工向花床噴蚊油，蚊未死植物先死。他們身穿整套防禦衣，但腳踏拖鞋，大風吹來，他的腳定沾上蚊油、影響健康。外判商如此罔顧員工健康實在可恥！政府應增聘而非削減公務員從事滅蚊鼠工作，同時推展「自然滅蚊」法對付蚊蟲，如教育市民愛護「滅蚊機器」燕子、

青蛙、蜥蜴等小動物以有效預防蚊患帶來的傳染病。

署方可以豪氣地投放千萬改裝廁所，但吝嗇投放資源在人手上，結果豪華的公廁，由月薪只有四千餘元的外判工清洗，前線員工共減三千多人，監管的員工也被刪五百餘人，每人要負責以前三個員工的工作範圍。各區潔淨組夜更只餘一名管工負責街道潔淨，員工要單獨或只得兩人的情況下執行檢控工作，引致員工受襲數字增加。前線為保安全，寧可減少檢控，影響服務質素。03年3月，二級工人投訴個人資料紀錄只有英文版，未能了解並核實文件內容，要求署方發中文版本，署方才透露，部門中央電腦太舊，未能處理中文資料，要逐步更新。政府有錢搞豪華廁所，卻無錢立即更新電腦系統，真是豈有此理！政府本應關心市民，可惜對外判清潔工卻一點也不關心。在外判合約「價低者得」的機制下，一方面政府為求省錢而拼命削減人手，使新合約比舊合約所規定的人數減半；另一方面外判商為求盡量賺錢，又只肯提供新合約所規定的最少人手，結果人手嚴重不足，工人工作量倍增，根本不能做到合約所要求的衛生標準。以官塘夜更為例，每晚只由十餘個外判工清掃，一個地段由啓業村掃至牛頭角定安街，掃街、倒廢紙箱、清街招、推廢物一脚踢，何來時間按合約每更掃兩次？這完全是犧牲服務質素來就價，而這樣也大為增加公共衛生的風險。

長州清潔工人罷工的啓示

劉宇凡

去年11月底，長州清潔工人發動罷工，抗議外判商剋扣工資。這次工潮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幾個方面。

第一，香港工人多年來幾乎好像忘記了罷工這個爭取公義的最有力的武器，以致即使近年備受剝削，可是很少罷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香港每年都有幾十宗罷工，損失幾萬工作日；到了90年代，兩個數字分別下降到最多十多宗和幾百工作日；自1999年以來，兩個數字再下降，2001年只有一宗罷工，2002年更是零！我們不知道這次清潔工人罷工會否使2004年的罷工總數顯著上升，但是它畢竟是工運低潮中的一次小小的突破，何況罷工還是由從來被視為欠缺罷工經驗的清潔工人擔任主角。

第二，這次罷工發展到實際使用糾察隊、阻止外判商派員到垃圾站收集垃圾，也是香港工潮比較少見的「激進」行動。事實也證明，這種行動有效地迫使外判商談判並讓工人取得局部勝利。

第三，清潔外判工這次工潮還得到食



環署的公務員工會、勞工基層大聯盟的聲援；長州居民也普遍同情罷工工人。綜上所述，這次工潮規模雖小，可是蠻有象徵意義呢。

我們平時容易對清潔工人視而不見，加以忽略。可是一次小小罷工足以讓人知道，他們對市民的服務至關重要。沒有他們，香港就會變成臭港。事實上，1926-27年的省港大罷工就因為包括清潔工人而使香港變成臭港。所以，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像現在那樣虧待清潔工人！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食環署明助外判商剝削工人

黑魅（食環署公務員）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食環署副署長唐志強於2004.10.28致電電台，回應王國興議員指食環署外判工被剝削問題嚴重，他會積極調查跟進。本人是食環署職員，從以往的經驗覺得他的言行不一，惺惺作態，令人反感。以下資料可供證明。

食環署外判工的不公平待遇應全歸咎於食環署的外判政策。外判工被剝削事由來已久，自九三年外判大角咀街道潔淨開始，十元掃一條街已是行內皆知，但署方一向以只監管外判工作表現、不理員工待遇為理由來迴避；外判工及合約工的待遇及權益從來被漠視，因為署方政策是不惜一切要外判成功，就算包庇違規，倒貼公帑也在所不惜。為怕無承辦商競投，又設下寬鬆的罰則及審查標書制度，使唔錢、唔假期的承辦商不停得到食環署的合約，工人待遇卻難以改善。

規管形同虛設

眼見外判令工人受害，得益者只有承辦商，我們工會遂於12/2003與署方開會，要求署方不要擴大外判，應與那些服務多年的合約清潔工續約，他們人工七千，比外判成本還要低，無謂要外判而令他們失業，工



人怨憤說：「政府係咁打壓我地D弱勢社群，你係唔係迫我地去社會福利署（拿綜援）？」唐副署長連答三聲：「係！係！係！去社會福利署！」他寧叫工人領綜援也不會與合約工續約，說得這樣冷酷無情，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待遇，說會跟進事件也只是官樣文章。

還記得傳媒爆「七蚊一個鐘」的事嗎？前線員工將承辦商請黑工之事早已報警，署方亦有記錄，但地區主管表示，嚴重違規本應可以即時終止合約，但再招標要三個月，這三個月真空期由你和我洗廁所嗎？結果他就以「本署無法抽調員工承接外判的工作」作為理由不向承辦商提出解約，而是罰款了事，可見罰則形同虛設。請黑工事曝光後，那二判管工叫廁所清潔員自己承認是他找來



港探親的親戚做替工，公司不知情為理由向署方解釋。署方竟接納承辦商的解釋，一句證據不足，繼續合約。深水灣潔淨組曾發生過外判（莊臣）的二判走佬。工人無糧出鑊釀罷工，食環署高級衛生總監負責調停，結果承辦商負責補發工人欠薪，但是署方對承辦商違規判上判未依約懲罰。高級總監也包庇外判，正因為各區外判比例過高，由以往三成至現在七成甚至百份之百，若終止違規承辦商，地區潔淨便無人負責。正是這個死穴使終止合約的罰則從來不能切實執行，故某些區因缺人及工作表現差被扣五十萬及七十萬也繼續合約，故外判以來，從未出現終止合約的事。這樣寬鬆的罰則，承辦商不違規便奇。

署方有質素檢定組，但這些狗仔隊只咬部門員工，不會監察及調查承辦商質素表現。理由是不會浪費資源調查私營公司的內部行政，故外判工投訴被剝削一向都投訴無門。為減少外判工向傳媒投訴，最近才接手處理承辦商違規的投訴，但不會主動巡查。其實所有前線員工都知外判工多被唔假期，只要署方肯主動搜集證據一定有發現，如查

核承辦商每日的簽名簿便知哪些工人是否每天都有返工，無放勞工假；但署方從來無主動作出調查，因它覺得這是勞工處的職責範圍。有外判工會向署方地區辦事處投訴被公司管工性騷擾，借錢唔還，地區查問當事人後便不了了之，不會轉介其他部門跟進或建議事主報警。外判管工行為操守經常引來垢病，受害者又是弱勢的清潔工。

署方除不主動調查外判工被剝削情況外，當事件投訴到其他部門時，部份高層會蓄意隱瞞、不提供有力證據協助調查。如2000年東區潔淨合約承辦商「余氏天成」僱用比合約規定為少的工人，李卓人投訴至廉署，署方沒有交出前線員工每日調查外判工人數的重要證據，亦無叫前線員工作證人，結果廉署回覆無證據顯示有貪污成份結案。雖然那承辦商每日交署方的工人名單上有現職的漁農署職員，但是他不可能一身兼兩職，只是掛名吧公務，而署方竟也可以視而不見，不交警方跟進欺詐公務。被剝削的外判工一個人要兼做兩、三個工作崗位，人工出一份，署方何會理會。

公帑倒貼外判

除縱容包庇外，更甚者是用公帑倒貼外判，要公務員幫外判執手尾。

—99年外判清理年宵花市，承辦商「余氏天成」爛尾，署方抽調政府清潔工收拾殘局。

—2003年淘大花園爆發「沙士」，牛頭角本屬外判地區，但外判工由於自覺職業及安全太無保障而拒入疫廈，署方抽調觀塘及黃大仙 150 名政府清潔工停止掃街、入疫廈消毒。

—2004 年中區 100% 潔淨外判，留 140 名政府清潔工幫承辦商執漏，留守半個月協助承辦商，變相倒貼六十萬。

署方出盡法寶協助外判，目的在證明外判政策成功。

為鼓勵清潔公司競投外判合約，署方的外判合約罰則除刻意寬鬆外，審查標書資料亦寬鬆。如「余氏天成」於 2001 年被外判工追討工資及假期，七十多宗違規全數成立，庭外和解，行內臭名遠播，但署方竟於 2004 年批出一份三千萬的滅蚊合約給「余氏天成」，這間外判公司卻又被康文署外判工投訴「回水」欺詐貪污。署方向傳媒解釋

一切跟合約機制處理，即倒數標書 12 個月內沒有觸犯〈僱傭條例〉或〈入境條例〉便合乎投標資格，加上余氏在食環署沒有不良記錄，新罰則是倒數一年內犯三次刑事記錄才取消競投資格。即縱容承辦商犯二次刑事或於合約第一年犯規，因合約多為兩年。為何罰則訂得寬鬆？正如上任助理署長說：「怕訂得高，無人競投。」可見一斑。

所以，當日唐副署長回應時強調要「證據充份」才能處理外判工被剝削假期及工資事。這一向是署方開脫責任的借口，因為何謂「證據充份」，完全是官字兩個口。署方可以一面積極回應傳媒，積極支持外判商，另一面卻消極處理甚至逃避處理外判工剝削投訴。如最近外判商請長散工（每月返工 21 日，或者返 11 個月，再停工一個月）以逃避發給工人勞工假及強積金福利，署方一定以沒有收過有關投訴作回應。對外判工被剝削至人工比取綜緩低，工作辛苦但待遇可恥；我們前線員工實看不過眼。這是瘦了工人、肥了商人的政策！本文將食環署黑暗面披露，協助弱勢取回公平待遇。

嬌妻枕語



掃街保長

老公，你看我的手脫皮腫脹，膊頭疼痛酸軟，我真的不想再做下去了。」

「唉！我何嘗比你好，今早開工，那洗手盆沾滿酒鬼的嘔吐物，酸臭難頂，弄得我差點連隔夜飯也嘔出來，整天都沒胃口吃東西。」

老婆，今天下大雨，我也估到你掃街掃得辛苦勒，大量落葉黏在路面，要用上雙倍的力才能掃起濕葉；披著那膠雨衣，外面雨水，內裡汗水，這些辛酸真不足為外人道，只有我地掃街的才能體會囉。上月我們的公司與食環署續約後，員工人數要縮減一半才能維持成本，你因而要掃以往兩個人的範圍，掃街、掃路邊沙石、清理街招、推廢物及清廢紙箱一脚踢，唔辛苦就假，這都是拜價低者得所賜。」

老婆，寒冬過後便是炎夏，我真替你擔心，食環署規定外判工要統一戴鴨舌帽，試問那小小的鴨咀如何抵擋那熾熱的嬌陽

呢？在無遮無擋的烈日下做體力勞動，真擔心你會中暑或患皮膚癌，雖然工友先後自資兩次購買草帽，但食環署一時說帽太高，一時帽太闊，一定要 11.5cm 的帽圍闊度才准戴，違者作違規處理，真豈有此理。那些坐冷氣間工作的官想出來的政策真不知所謂。政府只懂欺壓弱小，卻縱容及包庇承辦商，我地清潔工稍有不對，如與市民閒談也要罰 338 元，明扣公司實扣我們。我們還要交什麼入位費，留位費，交通費，假期回贈等，七除八扣後，人工所餘無幾，食環署只會袖手旁觀，就算現在爭取到最低工資保障，但你有張良計我有過長梯，工資一樣被欺壓，食環署也聽而不聞。如明叔最近入職食環署的滅蚊外判清潔公司，管工要明叔做長散工兼每月現金回贈 800 元才聘用他，簽約只見簽署部份，若要看清合約便說他沒誠意不會聘用，合約副本欠奉，五千餘工資實得四千餘元。」

「這樣蝕底，明叔都肯做？」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有頭髮怎想做癩痢，明叔年紀大難搵工，他說滅蚊工作總比掃街輕鬆，若不回水那會請他老人家，有些正領取綜援的工友就更加不敢出聲啦！就是因為沒議價能力才助長那些不法商人。其實食環署高層都有心包庇外判。聽聞很多清潔承辦商的經理都是食環署的退休高官，有後台、高官多少都俾面，一來怕罰則太嚴無人肯投，二來又可留一條退休後路，何樂而不為？有眼你睇啦，判上判、呃工錢，呃假期視而不見，一句無證據便推得一乾二淨，衆多違規只扣少少錢，還找公務員執手尾，浪費公帑都從未聽過取消合約，你明啦！」「一句講晒，鬼叫你要開飯，爲了生活，被人剝削也要啞忍，真係有苦自己知。」

「老婆，妳咪一樣，在大陸妳拿筆，現在拿大掃，真難爲妳了。」

「有時真不知爲何來香港，除了能一家團聚外沒什麼好。生活壓力迫人，雖然大陸工資低，但基本生活支出相對也低，就是租

金也只百餘元，十元八塊已吃得很豐富，唉！這個百餘呎的房子租金也要二千元，工資又不斷下滑，來港後，不論如何省吃儉用，你的收入也不夠一家四口糊口，好彩同鄉介紹我這份掃街，兩人合力才能勉強維持生計。但我兩早出晚歸，連照顧兒子的時間都沒有，我不能像以往一樣煮飯及教導他們，初來港時，他們未能適應本地課程，成績一落千丈，我們整天爲口奔馳，就是家長會也未能請假出席，什麼太平山，海洋公園，爲了慳錢，我和兒子都未去過，真愧對他們。好彩學校有輔導老師照顧新移民學生，又有社區的功課輔導班，還有社區中心的電腦和電視，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比純樸的鄉間生活吸引，他們才不再嚷著返回大陸。這樣辛苦都不知爲什麼？」「同鄉教我假離婚呢綜援，不用做也有萬元，比我們兩人收入還多，又可加快上樓。」「你想申請綜援嗎？」「若不是怕損害兒子自尊心，以後抬不起頭做人，我真的想申請。香港的低

技術工資低得不合理，人說失業貧窮，現在就業的才貧窮；打工仔的生活竟比領綜援的失業者差，可笑不可笑？怪不得有同鄉寧願申請綜援也不打工，不是“綜援養懶人，是低工資迫人懶”。

「老婆，真對不起你，若不是我將積蓄炒股，你們三母子也不用捱，碰巧工廠北移，我這個工廠技術工現要淪為洗廁所，還朝不保夕。那管工的老婆剛來港，他便無理解僱垃圾站長，好讓老婆頂上；女兒來港，他又再調走女廁清潔工，讓女兒頂上（該處廁格比較少，清潔工作稍輕）。阿婆提出異議，管工便回敬是否不想做？情況倒退如大陸，求職講關係，公司上層全是「皇親國戚」，能幹的要兼做那些唔飯吃的「皇親國戚」的工作，待遇卻比他們差。政府工過往絕不容任何私相授受，但私人承辦商卻無此限制，工人自我增值也無用，拉關係才實際。今日那管工竟問我借錢，明知他借伙記錢從不償還，為怕得罪他也借了一百元

敷衍他，簡直是吸血鬼，唉！」「想不到，政府外判，使社會的清廉風氣下降，外判再多，歪風越盛，官商勾結，打工仔受罪。」「政府不是說貪污投訴的數字下降嗎？」「當然啦！十個回水的工人十個都不敢投訴，就算勞工督察來查問，工友都不敢說實情，怕一舉報連工都無得做，政府的統計數字又怎能反映實情呢？」

「政府外判越多，承辦商越得益，工人便越受害，真希望政府直接請我們。」「那便要靠工人團結抗爭，否則如何能對付官商勾結？」「那要看中國人自私的習性何時醒覺了！」

「老婆，你累透了，快點睡罷，養足精神，明早五時要起床返工呀！」

「唔，早抖，老公，我希望在夢鄉我們一家往郊遊，並在太平山頂俯覽香港景色。」

外判助長官商勾結和財團壟斷

李美笑 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主席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包庇外判

由於外判越來越多，政府變相要依賴外判，故當外判商犯上嚴重違規時亦只扣錢了事，無膽冒險解約。

食環署的外判商被傳媒於2001年4月披露判上判及分判以月薪1800元請黑工洗百福道廁所。地區主管礙於“不能一日不掃街，廁所不能一日不洗”便對外判商罰款了事。主管表示再招標也要三個月才能完成，這真空期找誰人來洗廁所，故部門通常會包庇至合約完結，也因此食環署從未因外判商違規而解約。

利益輸送

部門工作外判令很多退休公務員多了一條賺錢出路，故積極將部門服務外判，利益輸送承辦商務求退休後有出路。

如食環署有退休高級總監及區總監在退休後便加入外判清潔公司(惠康)，令惠康於這兩年間投得食環署主要合約一半以上。2004年3月中區將街道潔淨100%判給惠康時，將一百四十名潔淨組工人留區協助外判工清掃，半月以來便花費60萬薪酬補貼承辦商。此外，負責監察的前線管工雖然每天平均發十張警告違列表，但部門在半個月內

只發出十一封警告信封及十三封違規通知書，這都是官官相衛的結果。

外判化、私營化令公務員的行為操守備受考驗，很多公務員借此利益輸送自己人，如最近一名房屋高級測量師被判利用職權促成親屬的公司獲房署合約被判入獄。

助長大財團壟斷市場，威脅政府

由於外判項目多且廣，涉及金額不菲，外判商又感政府合約收入穩定，故吸引不少大財團分一杯羹。以清潔承辦商為例：新世界入股惠康清潔服務公司、太古入股衛龍、九倉入股世界環衛。發展下去，公營服務市場將被數間大財團寡頭壟斷。今天食環署也只餘四大承辦商：碧瑤、莊臣、惠康及衛龍。安老院服務亦被劍橋和松齡等大機構包辦。壟斷出現後，政府會失去議價能力，政府外判將得不償失，市民亦要多付錢才能獲得應有免費或低廉的社會服務。

外判規模越來越大，對外判商的資產要求亦相應提高，以近來不斷外判服務的食環署為例，一份二年的街道潔淨合約涉及金額平均三千萬以上，交食環署的保證金(5%合約總額)也過百萬，形成大財團才有優勢取得合約，細公司只可暗地裏做分判。食環署的外判工作近年全由四間公司瓜分。兩間

是有較長歷史的碧瑤及莊臣清潔公司，另兩間是由大財團操控的惠康(新世界集團)和衛龍(太古集團)清潔公司。(見表1)它們漸成寡頭壟斷，若四大公司聯線作圍內競投，到時便是「價高者得」而非「價低者得」。

食環署外判工作與部門自己負責的工作的比例，已大幅增至7與3之比，部門過

份依賴外判，將來一定被外判商牽著走。

如漁護署一向將家禽銷售任由行業商會處理，禽流感一疫，大陸家禽批發商為本身利益拒絕借出塑膠雞籠，令本地雞一度無法上市。漁護署為了打破批發商會壟斷雞籠而操控市場，自資一百萬元購買五千個雞籠作後備，並計劃在新界另設本地雞批發場。批發商才不能要脅政府，政府才能執行國際獸疫局建議停止輸入內地雞三個月並壓低本地雞價。

表1 食環署各區主要外判服務承辦商名單
(5/2004 資料)

地區	街道潔淨服務 公廁 / 浴室潔淨服務	垃圾收集服務
香港及離島		
中區	惠康(100%)	惠康(100%)
西區	惠康	未外判
東區	莊臣	衛龍
南區	惠康	惠康
灣仔	卓氏	衛龍
離島	惠康	碧瑤+惠康
九龍		
油尖區	惠康	惠康
旺角	惠康+衛龍	惠康
深水埗	惠康+莊臣	未外判
九龍城	莊臣	惠康
黃大仙	惠康	惠康
觀塘	碧瑤	碧瑤+衛龍
新界		
荃灣	惠康	衛龍
葵青	惠康	惠康
北區	世界環衛(九倉)	衛龍
大埔	惠康	惠康
西貢	莊臣	惠康
沙田	惠康	惠康
屯門	碧瑤+莊臣	碧瑤
元朗	碧瑤	碧瑤
共：20區		

四大外判商取得合約數目			
惠康	23	衛龍	6
碧瑤	7	莊臣	5

對抗外判——加拿大工運經驗分享

吳溫溫 加拿大勞工聯盟安省主任

(編者按：本文是作者在全球聯陣的公共衛生小組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講稿撮要。)

反私有化、外判化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我今天很高興代表加拿大勞工聯盟與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工會的抗爭經驗，作為一個參考。

首先，我先介紹加拿大勞工聯盟的背景。作為全國唯一的總工會，我們代表超過三百萬工會會員，他們來自八十多個屬會，代表不同行業，不同背景、不同地區。我們的共同理念，是勞工階層的聲音、權益及尊嚴。全國平均來講，每三個打工者，就有一位加入工會。

七十年代初期，工運集中主力組織各級政府公務員及政府資助機構，例如醫院、老人院等的員工，大量會員，尤其是女會員加入工會。透過工會的爭取，婦女會員除了經濟條件提高，另外也加深了她們在工會的參與及提高了她們的地位。舉一個例子，現在代表聯邦政府公務員工會，郵政職員工會主席全部都係女將。

隨著世界經濟轉形及全球化，加拿大工運也一直組織對抗。各地雖然語言、文化



有所不同，但都在對抗外判和私有化。我們加拿大工會有效的方法是用集體談判去迫使管理階層讓步。在集體談判時，會員聯絡網要做得好、做得深，務求會員盡量在第一時間知道談判的進展。談判前的準備工作絕不可有疏失，大家要知道外判對自己的切身影響，這對支持罷工投票很重要。若有超過九成的工友都支持，那對談判小組是一個皇牌，也讓老闆看到員工的決心。

加拿大公共事務員工工會多倫多其中一個分會，是代表三百多位全市停車場的服務員。在合約期滿前兩年，員工聽到管理層打算把這些工作外判、私有化，工會馬上就這危機信息同會員作了很多教育工作，得到超過九成的會員投票支持罷工，最後談判破裂，在冷天雪地罷工罷了七個星期，得到很多社區及宗教團體支持。罷工糾察線越來越長，最後政府終於讓步，員工保回工作。這

種勞資抗爭成敗關鍵，最重要是會員的團結和堅定(廣東話叫「企硬」)。我們把運動的主題定位：「Public Services=Public Good」(「公共服務=公眾利益」)。

作為工會會員，爭取工作保障雖然是天經地義，但要怎樣把工會的運動得到公眾認同和支持，除了會員外，我們應從納稅人的基本利益出發。例如，去年安省政府將檢查肉食的健康督察，由130名裁減至40名。工會就串連起健康團體和消費者團體，提出質問：「誰會為我們的健康作保證？」我們將管理層剝削員工變成與公眾利益和安全有關的題目，最後管理階層不可不讓步，工會更就SARS沙士的教訓，要求老闆把以前已外判的工作收回，以保持服務質素及大眾健康。

在香港雖然沒有集體談判權，但是只要工友齊心一致，集體行動和力量不可低估。最近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爭取合理工資的工潮便是一場很令人鼓舞及以會員為榮的勝仗。

我們加拿大公務員工會，因傳媒的負面報導，常被人覺得純為自己的鐵飯碗著想。我們在對抗外判和私有化的挑戰，就是怎樣把我們的要求和社會大眾所關注的串連

起來。

世界各地雖然有文化、語言的不同，但老闆就是老闆，為提高利潤，所用的手段都是大同小異，都是向工人開刀。勞工階層在對抗大財團及政府的外判、私有化時，我們工會最大的力量就是來自會員的衝勁，透過工友的團結，我們可以串聯其他志同道合的團體，集成更強大的社會運動。讓我們為全球建立健康、自尊自強的社區互相支持，繼續努力。

讓我們以約克大學罷工時掛的標語牌為總結：

「團結一心，我們必能與老闆談判；

單挑上陣，我們只能對人乞憐。」

"Collectively, We Bargain,

Individually, We Beg!"

政府搞環保工業 既創就業又保環境

李美笑 食環署管工職系工會主席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早前城中熱門話的金塔墓穴管理亦然，墓穴數目不斷增加，人手多年不變，發展至今，每名管工要負責萬五個墓穴，又不投入資源在資料管理電腦化上，員工每天要應付檢掘遺骸，重新安葬及巡查山泥傾瀉等工作已沒足夠時間進行嚴謹的墳場巡邏，或者監督非法土葬及檢掘。

在政策上署方容許殯儀館承辦商在墳場內工作，有些承辦商為保留風水穴位，為客私自檢掘遺骸後不立即辦理起骨檢掘手續，留待有生意才向食環署補辦手續以便新客能入葬風水穴位。墳場地方廣大，人手有限，不是細心觀察，根本不知是否空墳，故有空墳出現。

食環署只以刪減人手節省開支，高層從不向開源想辦法。不知是無能抑或怠慢的官僚態度，高層有否想過開設能賺錢的寵物殮葬服務？現在由公司營辦，簡直是發了商家，窮了公家，錯失開源途徑。政府若提供這些服務，就能增加人手及改善服務質素，而不須像現在那樣拼命削減人手。

食環署的外判削職政策總以財赤為借口，只懂犧牲前線員工及向市民打主意，借什麼冗員，工資過高來掩飾他們從未在「開源」上下功夫，恰恰證明高層於環境衛生服

務上從無長遠發展計劃。英國已發展至人糞發電，歐洲有些公廁成藝術旅遊點，台灣的垃圾車也有垃圾分類，食環署服務形式卻數十年不變。食環署若肯在環保工業上下功夫，不但能減少資源的浪費，增加收入，解決財赤壓力；還能開創新職位，比那些短期扶貧職位更具意義。

我們每日在垃圾站看到很多有價值可循環再用的廢物被送到堆填區，覺得可惜之餘亦慨歎環保政策的失敗。收買廢鐵、車呔的回收商也懂到垃圾站尋寶，雙程證人士翻廢紙箱覓食，就是管理垃圾收集的食環署高層視可生財的廢物如糞土。

食環署肯做環保工業，一定能事半功倍，一來可減輕處理廢物的支出，市民不用交垃圾費，二來又可開創低技術職位紓緩失業問題，對本港經濟發展有長遠益處。好過現在只懂外判，利益輸送給大財團，而清潔工人的工資卻被壓價，還將市民的生命健康託付於以潤利為目的的承辦商手上，諗起都驚。那些庸官真應早抖！部門的前線員工也真可憐，成了高官代罪羔羊！

基層醫療照顧的“死因”

陶半氈

專題

外判狂潮下的公共衛生

新自由主義信徒常教導我們，經濟增長是國家/地區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只要經濟發展了，很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可現實並非如此簡單。我們單看醫療衛生領域：很多國家經歷了多年的經濟增長後，人民的健康反而惡化了。而其罪魁禍首就是當地的基層醫療照顧系統的衰微，甚至被摧毀。

1978年，世界各國在阿爾馬·亞塔大會(Alma Ata Conference)上爭取實行衛生工作者和衛生部的問責，以保證能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包括食物)，從而制定了基層醫療照顧(Primary Healthcare, PHC)的大綱。印度、菲律賓、危地馬拉等地湧現的社區為本保健計劃的成功啓發了這個保健承諾。

可惜，阿爾馬·亞塔的崇高期望並未兌現。它們已被其後的三個重要變化破壞殆盡了。

選擇性的基層醫療照顧

該大會甫落幕，已發展國家的高層保健專家就開始了削弱基層醫療照顧的行動，他們認為在全球衰退和醫護開支縮減下，這樣一個全面性的做法是太昂貴了，他們堅稱，若要改善醫療保健的數據，必須用有成本效益的介入法來“瞄準”高風險的群體。

這個為政治所左右的版本被稱為“選擇性的基層醫療照顧(Selective Primary Healthcare)。

聯合國國際兒童教育基金(UNICEF)的“全球兒童存活運動”從而很快就獲得了各國高官支持，因為對於有權位的人來說它既安全且政治上非常有用：此“運動”承諾改善普遍接受的保健指標：兒童死亡率，同時卻避免正面觸及根本導致不健康/疾病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

科技的解決方法是有極限的。九十年代中時，每年仍然有超過1億3千3百萬兒童死亡，數量上與15年前相若，；雖則佔兒童人口的比例是少了。很多死亡仍與貧窮和營養不足有關。

以選擇性的(科技)介入來減低兒童死亡率並不一定改善兒童的健康或生活素質。1980年代時在一些窮國出現了令人困擾的趨勢：兒童死亡率是減少了，但同時營養不足和生病率卻增加了。

結構重整計劃

下一個對基層醫療照顧的打擊就是1980年代推出的“結構重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

要求政府緊縮公共開支。由世界銀行和IMF設計的這些緊縮政策皆無可避免地令窮人受到最大打擊。

我們常聽到的“用者自付”和“成本回收方案”就是最可惡的這類政策。這些政策導致貧窮家庭需把大量金錢用於醫藥費，甚至必須用買食物的錢用來補貼，結果是營養不足，而長期營養不足又引致疾病。

一些國家的研究發現引入成本回收後，高風險群體減少了使用保健中心。在肯尼亞，性傳染病中心引入收費後，就診人次就急劇下降，而未經治療的感染就上升。在中國，收取肺結核治療費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感染個案。

“投資於健康”

第三個對基層醫療照護的攻擊來自世界銀行1993年的《世界發展報告》：“投資於健康”。較對題的書名應是“將健康變成投資”，因為去除其人道主義包裝後，它的冰冷主題就是：維持人類健康的目的正是促進經濟增長。若經濟增長真的是對全人類健康有好處的話，世銀對醫療照護的侵入還是可接受。可惜，世銀要促進的“經濟增長”毫無例外地只對大型跨國公司有利，且經常要付出破壞性的人文和環境代價。

驟眼看來，世銀的策略頗全面且有些微進步性。但細閱之後，可發現其主要建議都是來自令貧窮和健康水平惡化的策略。它宣稱為了拯救數以萬計的生命和以億元計的

金錢，各國政府必須採納“對醫療保健改革的三個針對性策略”：

- * 促成令家庭改善健康的有利環境——說穿了就是要弱勢家庭支付其保健成本；
- * 改善政府的醫療保健使費——意即削減政府開支，由以前範圍廣闊的資助改為少量選擇性的，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 * 推廣醫療服務的多元化和競爭——即是將一向由政府免費提供或資助的為窮人的服務，轉給私營盈利的醫生或企業“照顧”。

世銀就第三世界所制定的政策可怖地與美國的醫療保健模式很相似。這模式聲稱私營的個人醫療保健可有多些選擇和滿足感，且更有效率。其實，這論點是沒有多少事實支持的。被渴求利潤的私營部門支配的美國醫療系統至今是全世界最昂貴的。可是，美國的健康數據卻是已發展工業化國家中最糟糕的。首都華盛頓市的婦兒死亡率(Child and maternal-mortality rate)比牙買加還高〔註〕。

1993年，英國醫學期刊《刺葉針》(The Lancet)已指出，世界銀行現已進佔最能影響醫療保健政策的全球機構之首位，甚至扒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頭！

儘管它有看似人道的措辭，世界銀行的核心功能仍保持不變：將弱國政府拖入由大型跨國企業支配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它的貸款計劃，發展的優先選擇，和調整政策已

加深了不平等，和使最少一億人類加重了貧窮，不健康和持續惡化的生活條件。

雖然民衆目前面對的障礙仍很多，很多民間專注醫療保健的網絡及組織正設法提高公眾覺悟性和從下而上地向制定政策的國際機構施壓。兩個第三世界草根聯盟的例子就是馬來西亞的第三世界網絡(Third World Network)，和尼加拉瓜的國際人民健康會議(International People's Health Council)，

我們必須爭取到公平的資源分配，和重組由大財團，IMF，世銀所建構的國際秩序；從而使貧窮和弱勢人民就影響他們健康的決策有強大發言權。當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已能平等地和因地制宜地滿足後，全民健康才可達成。

註：The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272, Oct 1995, p.30)

墨西哥模式

墨西哥西部山區有一個比亞斯拉項目(Project Piaxtla)，是一個村辦的保健計劃。他們分析了由腹瀉和營養不良而導致的高兒童死亡率的因素，保健隊發現了主要原因是分成種植(share-cropping)：貧窮、無地的家庭必須贈送一半的收穫給富有的地主。

他們了解到主流的保健措施絕不足以改善兒童的存活和生活素質。他們組織農民奪取了被非法佔領的土地，從而成功地將超過一半的最好的河邊土地重新分配。藉灌溉水利他們把產量倍增，令貧窮農家得到較多食物。他們的小童體重增加，且較少患上普遍的健康問題。5歲以下的死亡率由34%下降至6%。

當地農民解釋這戲劇性的改善時，認為較好的醫療照顧起了一些作用；不過，和

以前的巨大差距還是他們為爭取憲法賦予的土地權而發動的聯合鬥爭。他們對健康原因的解讀與阿爾馬·阿塔宣言所堅持的十分一致：健康是依靠平等的。絕大部分兒童能在沒有藥物的環境下生存，但無人能沒有食物。墨西哥西部的經驗告訴我們，社區行動是能改變現狀的。

不幸地，在1990年代墨西哥的農民目睹了他們的鬥爭成果被逆轉。負了沉重外債的墨西哥政府為了要借新債而接受了嚴酷的調整政策，土地擁有權再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包括一些美國跨國農業巨頭。超過一百萬小農失去了他們的土地而遷徙至城市貧民窟，導致失業率狂升。

與全球數以千計關注團體一樣，墨西哥的農村醫療隊開始明白到必須以新的策略：在地行動(local action)和全球團結(global solidarity)。

從領匯事件看社會矛盾

陳敬慈

領匯事件引起的滿城風雨，雖然尚未落幕，但它引起的討論已超越事件本身。不少評論都稱事件會令香港成為國際大笑話，事實上事件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衝突。在香港如此戲劇性，原因在香港社會矛盾的尖銳。細讀傳媒的報導，有三種人，站在三個不同的位置，對事件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三者的互動貫串事件始末：

其一是市場至上派。這種人平時也會



說法治，但一旦法律程序阻礙市場自由，即擁有資本者投資掙取利潤的自由，他們就會原形畢露。其中的姍姍者，是特首董建華。他在終院裁決房委會縮短上訴期限的申請之

前就出‘口術’，指訴訟者為‘搞事’；在終院拒絕申請後，據聞是他堅持領匯要如期上市，

並令一眾高官徹夜開會，務求找到上市方案。他的著緊是容易理解的，因為他是大資

本集團的總政治代表，假若上市計劃落空，資本將失去商機。除他之外，自由黨黨魁田北俊也是同樣的態度，

提議房委會應不惜代價‘包底’上市。

其二是法治至上派。這派以四五條關注組、大律師公會和法官為代表，是社會的專業階級。例如：湯家華強烈批判房委會，將其行為形容為脅迫司法制度、如同勒索。但是他們並不一定反對私營化和上市計劃。

數月之前，四五條關注組也同樣以法治的理據，反對同一批團體要求擱置削



減綜援的訴求，令政府的態度突然變硬。而角色最關鍵的是，上訴庭和終審庭法官對房委會無理要求的拒絕。專業階級維護已通過的法律及其程序公正也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正是靠這些複雜而精細的法律程序維持其社會位置和專業身份。

其三是基層權益派。這派是日益貧窮的基層市民，這次事件上由盧少蘭為代表，背後獲民間團體的支持。法律理據僅僅是爭取權益的一種手法，爭取合理的生活保障才是真正的目的。在房署商場和停車場私營化上，首當其衝的是小商戶，然後是消費者。

但香港的小商戶和社區消費者都缺乏組織和動員能力。房委會知此知彼，不把居民團體看在眼裡，十八個月的上市預備期沒有為受影響者進行過甚麼諮詢；這次不能百戰百勝，僅是微弱者巧妙地利用市場和法治這兩大主流社會核心價值的衝突，出奇制勝。其

中的漏洞是：雖然資本集團和專業集團都是現存社會制度的得益者，但彼此並非沒有矛盾。

有評論指，事件會令社會更分化。但不同的經濟位置產生不同的社會階層，是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香港的貧富懸殊在富裕地區中名列榜首，才是社會分化的罪根禍首。假若董建華統治集團不能在事件中正面反省，盧少蘭的抗爭將鼓勵更多的無產者加入抗爭，任何的抹黑和威嚇將無濟于事。



是誰讓我們不滿意自己的身體

海滴

我們的身體被別人操控

香港的女性，每天都會接收傳媒給我們的訊息，就是我們的身體不夠標準！雖然筆者已經自覺很標準，但每當相比於那些標準的模特兒及女明星下，自己總覺得腰粗、臀部大，肚臍突、及胸脯不夠健美…總之，訊息很清楚而直接告訴我們，就是自己的身體是不完美的！如果女性的自信心低一點，或許會很容易不開心。積極的，會去努力瘦身節食，那管要花錢或者不要花錢；消極的，可能會自暴自棄，嚴重的，可能會自毀。你或許會懷疑筆者所言，就算減肥不成功，也不至於要死罷？事實上，我們時常會在報章上，看見有不滿意自己體型的女士，因美容瘦身不成功，而招致財物及健康損失、以至自殺，為的，只是因為自己並不如傳媒塑造的女性一般。可知道，當減肥茶、豐胸丸賣到如火如荼時，那邊廂厭食及暴食的精神病患者就愈來愈多，嚴重抑鬱症患者更會自殺。她們都有一個相同特點，就是不滿意自己的身體，因而產生壓力及焦慮！最令我們擔心的，是他們對自己身體滿意的程度，並不來自自我的價值判斷，更非出於理性的思考，而是來自美容瘦身工業、大眾媒體及大財團的吹谷，這反映他們對我們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的操控，令我們窒息！死亡！



究竟大眾媒體及大財團如何對女性的身體操控呢？當筆者觀看近來很多減肥瘦身及美容廣告時，發現他們除了針對人「愛美」的天性外，還標榜「健康天然」及「社交的接納性」。這些推銷的手法，我們最容易在 Roadshow 或日常的廣告中看到，例如，專家力陳肥胖的壞處，然後說出標準的體形及健康的指數，帶出某產品是如何天然安全；又或者某些減肥者講出真人真事的處境，帶出肥人如何遭人白眼及歧視，直至減肥成功後如何引來艷羨目光，帶來社交成功及接納等。雖然這些都是推銷的手法，營造專家的權威及增加消費意欲。例如營養師、醫生、美容師甚至內衣顧問等等專家，總是循循善誘地，利用看似科學的方法，指出肥胖的壞處，不小心瘦身的後果，然後利用看似客觀的比較，帶出服用、及使用後，前後的分別，力證自己的產品才是唯一的可以信賴的明智選擇！這種看似科學及客觀的方法，確是軟性的推銷手法，深受大眾歡迎。然而，專家說的就是對的嗎？我們是否就一定要跟從？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

身體的不自由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現今看似很自由的消費，其實對於消費者而言，我們並不如

想像中逍遙，要抗衡專家的推介或者意見，有時會令自己增加很多無謂的壓力。筆者想說明的，就是專家那種權威，其實是另一種對我們身體的操控，令我們不能自拔。例如，現在的瘦身廣告，專家會力陳肥胖如何會導致糖尿病、心臟病、膽固醇、行動的笨拙等壞處，令肥胖的人無地置容。另一些專家就會大讚排毒或瘦身後如何令到人精神爽利，血氣運行、行動如何揮灑自如，皮膚如何容光煥發，直至使用者使用後，專家也會為他們的成功及努力感到欣慰等…因此，無論是基於健康的理由或是專家的推介，減肥瘦身美容實在百利而無一害，不跟隨的，就是自討苦吃！自我減壽！所以，商人在了解人有愛美的天性及需要後，再加上「專家之言」及「健康理由」的市場攻略，男女老少實在很難逆流而上，置身事外。

傳媒的凝視及貶抑

當專家與商人合作來個軟性推銷的同時，傳媒對女性的刻薄，也起了白熱化的作用。誠然，我們有時也不得不佩服傳媒在創造獨有的字句，來形容不同人的體型確是很有創意，例如用「豬扒」來形容肥胖的(女)人、用「豬腩肉」來形容肥肚腩、用「麒麟臂」、「拜拜肉」來形容粗且肥的毛臂、用「甲組腳」來形容粗而短的小腿、用「大騎

樓」及「赤立角」形容大胸及細胸的女人等。無論如何，筆者不能認同的，是很多的傳媒利用這些用語來諷刺大部份的女明星，令他們無地自容。這種尖酸刻薄的評頭品足，實在為被批評者帶來無盡的壓力及屈辱。最令人擔心的，就是這種尖酸刻薄的傳媒文化不單在娛樂圈大行其道，還通過那些「八卦雜誌」深入民間，令普通女士也深受其批評，增加無形的壓力。筆者認為這種的「觀賞」，很像 John Berger 所言的「男人凝視」(male gaze)。John Berger (1972) 假設觀賞的，大多是男性，而女性則注意到自己被男性注視，因此男性重行動(觀賞)，而女性重外觀(外表)以便供人觀賞。然而這不僅造成男女不平等的關係，還會影響女性自己內在的心理，增加她們無形的壓力。因此女星的身體在廣告及雜誌上是被觀看的對象，那管是臉龐、胸部、腰部、臀部、肩、手臂及腿部等。若被發現有負面的評價，女星們會很不高興，有錢的，可能會告上法庭說人家誹謗；無錢的，則可能會發憤減肥修身，以求獲得正面的評價。可知道當上至玉女、才女，下至一般少女、OL 及家庭主婦們在訴說自己的減肥、愛美故事的同時，她們都在承受「男人凝視」的壓力，即是接受了「我們的身體是不完美及不健康的，需要經過美容瘦身才會漸臻完美，

增加自己被觀賞的價值」的現實。

孤立及切割身體的效應

其實，每次在電視上，看見我們的身體被切割地展現，反映所謂標準的美時，筆者的感覺就不好受。因而這代表不同身體的部份，像頭、胸、身軀及四肢等被「非人化」地孤立、放大。當中，頭部又可細分為眼、鼻、口及唇部，似乎告訴我們，所有的大個體及小個體都是不完美的，（如果你相信傳媒的訊息），因此所有的器官都可以給美容公司的專家再加雕琢及塑造。因此，John Berger（1972）提出：「廣告的目的，在於使觀賞者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產生不滿，而廣告的示意就是，假若他能購買廣告推銷的商品，生活便可改善。廣告正向觀賞者提供了一項改善現狀的選擇。」（戴行鉞（1998）《藝術觀賞之道》）

美容工業背後的贏家

究竟是誰讓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滿意，筆者相信你會有自己的答案。然而，在現今標榜專家的意見及健康的美容瘦身廣告中，我們發現，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大財團會針對女性愛美及愛被觀賞的特性來賺錢，（那管觀賞的是否男性）。再者，由於政府對美容瘦身工業缺乏必要的監管，造成這些行業中有些所謂的專家，已經不再是提

供客觀及正確健康知識的專業者，相反，他們與同行業的老板掛勾，共同謀取暴利的、成為罔顧人身健康的、唯利是圖的「商人」。例如，那些堅稱沒有副作用、什麼無添加的美容品，究竟是否完全對使用者無礙，有時也很難有絕對的定案，但那些專家就言之鑿鑿，游說使用者可安全使用，居心叵測！而且，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接受這些「健康的忠告」或者「專業的推介」時，那種洗腦式效果，不單會令自我萎縮，削弱自我的判斷能力，還會強化這些美容瘦身工業所御用的專家標準為社會標準，對女性構成巨大的社會壓力。當中的既得利益者永遠都是大財團及其幫兇-----傳媒，因為只有大財團才有能力利用傳媒作為宣傳及壟斷的工具。

美麗的代價

相信聰明的消費者早已留意到，現今的美容瘦身行業已經被大財團、名牌子操控，他們不惜投入大量的金錢找專家，賣廣告，做宣傳，目的並不真是為了大眾的健康，人類的福祉（釋放女人的自由）、改善人類及生態的平衡（不少化粧品仍是石油副產品或者由動、植物中提煉而成），而是賺錢。女士們可要重新思考「終身美麗」的代價了。

「好戲」連場

超霸電池廠工人中毒事件進展

潘文瀚



上期《全球化監察》報導了超霸電池廠工人中毒事件，暴露了港資跨國企業對中國工人的剝削及壓榨。工人在長期吸入重金屬的環境下工作，又缺乏足夠的安全設施。當工廠被揭發有大量工人中毒之後，廠方非但沒有馬上採取負責任的態度解決問題，而且做出種種掩飾及打壓的手段。

到了今天，惠州超霸鎘中毒事件仍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反而在進一步擴大。11月29日，南方日報報道金山位於深圳工廠又檢出工人鎘超標，而廠方安排的檢驗結果疑點重重，工人非常懷疑，情況猶如惠州兩廠的再版。可見惠州超霸鎘中毒事件根本不是孤立的意外，而是普遍事故，亦是超霸公司多年罔顧工業安全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

也大有理由懷疑，超霸在中國全部十多間工廠都有可能出現類似事故。

幾間超霸廠的工人都同樣質疑檢查結果，因為工人自費檢查的結果跟廠方安排的檢驗有很大的出入，工人覺得無法得到可靠的診斷，然而超霸卻一直不願意為工人提供獨立及可信的檢驗。即使工人是被檢出鎘超標，也往往得不到有效治療，甚至有時被強迫出院等等。在數以百計因被驗出鎘超標而入院的工人中，只有數名工人得到院方發出的診斷書，明確知道自己的病情。其他人被迫出院的時候連自己究竟是中毒多深都不清楚。

在賠償方面，超霸在九月初向工人發出了賠償的方案，每名鎘超標的工人可以獲得三千到八千元的一次性賠償，以及若干的醫療費用。但工人對這個賠償方案感到不滿，因為假若他們選擇離開工廠，只能得到合共萬



外間勞工團體如何向超霸工廠投訴 廣東省惠州超霸人工廠事件

多元的補償，根本無法解決他們的醫療開支。同時，起碼已經有一位工人子女被檢出鎘超標。廠方原本答應為員工的子女負擔醫藥費，但十月又改口拒絕，使工人感到十分憤怒。



單，工人又要超時工作。可見經過鎘中毒事件後，超霸仍然「屢教不改」，繼續剝削工人以賺取更多的盈利。

因此，全球化監察

及其他民間團體一直對

二十幾名工人在九月初曾到北京上訪，希望得到合理的檢查。但他們到達北京後非但未能到信訪部投訴，北京的職業健康檢查醫院更拒絕為他們檢查。與此同時，超霸更聯同惠州市政府警告工人「不得擅自越級上訪、不得煽動工人無理鬧事...仍然屢教不改的，公安機關將依據治安管理条例給予相應處罰。」這樣明顯違犯中國憲法賦予公民上訪的自由。

超霸施壓，迫使超霸負起應有的責任。九月十日是超霸的母公司金山工業集團召開年度股東大會，十多個民間團體代表在會場外抗議，並有數名成員購買了金山股票，成功進入會場抗議及質詢集團主席羅仲榮。這次亦是本港首次有民間團體到跨國企業的股東大會內抗議。

雖然廠方加設了防護措施，但工人的

工作時間仍然違反勞動法的規定。十月起因為工廠接到很多訂

另一方面，綠色和平於七月到惠州工廠外調查污染情況，並於十月發表報告，顯示工廠外圍的水源及土壤含有過量的鎘及其他重金屬，證明工廠的生產確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可笑的是，超霸工廠竟然還會得到ISO14000環境認證，證明生產過程是符合環保要求！



民間團體對超霸的訴求其實非常明確清晰，主要有以下幾項：1)要求廠方提供獨立的醫療調查，以及為所有被驗出鎊超標的工人提供診斷證明書，不得阻撓工人接受醫治；2)成立一個由民間團體參與管理的基金，負責承擔工人及其子女的醫療、以及賠償等一切的費用；3)必須馬上停止違反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提供合理的待遇；4)金山必須為工人提供職業安全及勞工權益的培訓，培訓由本港民間團體負責，另金山需於廠內成立由工人選舉的職業安全諮詢委員會。可惜直到今天，金山仍然沒有答覆，無視工人及團體的訴求。我們將會繼續向金山施壓。

十一月底，羅仲榮約見了全球化監察的代表，會上我們再重申要求，另一方面金山承諾會成立基金，並研究邀請民間團體加入。對於職安培訓及成立諮詢委員會的要求，羅仲榮只是表示可以再考慮。可是所有這些承諾既無實施時間表，而且金山又不願意公開登報聲明，金山有多少誠意實在令人懷疑！

其實超霸電池廠工人中毒事件，僅是數以千計港資跨國企業惡行的又一例子。只要國內一天沒有完善的監管制度，只要政府仍然容許港資跨國企業肆意剝削工人及破壞環境，只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仍然被「十大品牌」這些名稱蒙在鼓裏，類似超霸中毒的事件將會一再重現。十月深圳的美姿海燕(港資金寶通電子集團的來料加工廠)又因為工人薪金長期低於法定水平，引發廠內工人大罷工及堵塞馬路，數名工人因此被捕…真是「好戲連場」。

也從渣打裁員說起.....

渣打銀行裁減二百名零售銀行員工，同時又招聘八十名企業銀行及個人投資部的員工。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表示裁員與業績無關，企業重組大勢所趨，僱員頻頻被解僱，甚至被拋出勞工市場是常態，他更稱“爲了保住一時的飯碗，往往是以更多人的失業爲代價的”。（程介明<<信報>>2004-11-13）或者指出，公務員和銀行的穩定職位已不復在，如果員工不自我增值，就會被市場淘汰。（張仁良<<信報>>2004-1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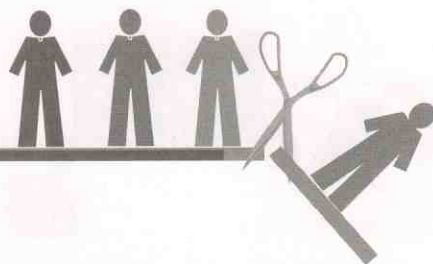
兩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資本強大無邊，勞工則脆弱不堪。但是，生產活動是人類生存的核心，即使科技再發達，仍然需要人的創造、改進、維修和操作。反觀歷史，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和反控制，貫串了資本主義的整個過程，工業關係史是一部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史。勞工作爲可以隨時被裁減和拋棄的物品，不是自然常態，當然它同勞工市場的供求有關，卻更決定於勞資權力平衡和政治角力的結果。

政府是幕後黑手

美國的研究顯示(1)，金融、交通和電訊一類的本土服務業，其架構重整的原因與國際競爭掛不上邊，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自由

化政策。加強競爭力、提高效率 ---- 這套告別福利國家年代的語言，爲70年代末期的英美政府首先使用，過去20多年，逐漸被推向世界的幾乎每一角落。今天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管是自由派，還是社會民主派執政，提高國家競爭力的論述都成爲了推動私營化、減低勞工保障、削弱工會力量的最佳說辭；“企業重組大勢所趨”成爲政府官員、財團巨商，和自由派學者的合奏曲；大企業的裁員、減薪，聘用外判工、自願工、合約工、臨時工，以及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在這樣的背景變得十分順理成章。

儘管這些勞動彈性化的措施成爲資本家減低成本的不二法門，它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下仍有不同的變形和特徵。美國的模式就是政府放棄管制(Deregulation)，工會的集體談判權被削弱或取消，大企業只長期聘用少數的核心技術工人，其他工種以外判、臨時工、自願工、合同工的形式維持關係。瑞典模式也談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但是它以發揮工業民主和個人創意的方法進行。製造業企業不裁員、不減薪，與工會合作，實行權力下放，和充份的在職培訓，由工人組成工作組自己決定生產方法，在經驗分享和磋商中，改進技術和生產質量。兩者



陳敬慈

的分別，主要原因在於後者工會組織率高，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與工會有深遠的淵源。

瑞典的工業民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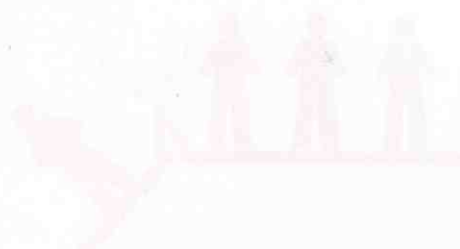
瑞典模式誕生於傳統工會強大的重工業，但更成功的經驗卻在以女性勞工為主的服務行業(2)。1991年，右派政府戰後首次執政，在野社會民主黨的首肯下，推行公營事業的私營化，瑞典總工會(LO)反應乏力，引起工會內部女性運動的強烈反彈。透過組成網絡(Network)，與進步學者和政治人物聯合行動，她們不但令市政服務總工會(KOMMUNAL)(超過八成會員是女性)的入會率增加，成為有戰鬥力的大工會，更成功奪取了總工會(LO)的領導位置，推動了工會變革的氣氛。傳統上，總工會的主席是社會民主黨的執委會成員。1995年，出身公營服務工會的總工會主席，一位女性護士助理員，憤怒地退出執政社民黨執委，以抗議其勞工政策。

她們堅決反對私營化和任何的減薪裁員行動，相反地，她們提出提高民主效益(Democratic Effectivization，有別於市場學說的效率Efficiency)和改善服務的反

建議：工作場所的民主改革。改革強調前線工人寶貴的勞動和生活經驗，工人之間的分享和合作，工人和社區之間的雙向交流。在其中一個地方議會(Malung)，政府提出私營化的原因是，三年可以減少開支10%。工會組織工人以小組學習圈的方式進行討論，最後她們提出的方案是：不私營、不裁員、工人享有更優越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第一年已可減少10.5%開支。為甚麼如此神奇？因為她們有豐富的經驗，她們比起專家和顧問公司會計行更加知道哪些錢可以省，哪些省不來，哪些高層管理職位是沒有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的合作，能激起學習和勞動的內在動機，發揮個人孤立工作所不能發揮的社會生產力。她們的成功鼓舞了男性建築工人進行同樣的嘗試。

工人政治運動的啟示

瑞典工運的新狀況被形容為“新政治工運”(New Political Unionism)，因為她們相信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互益進，相信性別政治和階級政治的共融貫通，相信由女性運動帶動的，強調與社區合作的社運模式應該代替對社會民主黨的依賴。當然，權力關係都從來都不是靜止的。瑞典的工人仍然



要面對一個主張市場化的政府，面對財團關閉工廠的威脅，面對一個傳統左派政黨右傾的歐洲，以及一個布殊連任的美國統治集團。

西方的學者把美國和瑞典當為典範研究，是因為他們看到其它國家都是處在市場化和工業民主兩者中間的混合體。但是，假若將香港擺上這一光譜，美國的極端市場化必然相形失色。大約100年前，美國出現經濟大蕭條，大規模的裁員、減薪和勞工階層的貧窮化，嚴重破壞了消費需求，反過來加深經濟危機。面對澎湃的勞工運動和長期衰軟的經濟，美國當權者痛過思痛，在30年代實行新勞工政策(New Deal Labor)和社會福利改革，其中包括立法保障工人的組織權和集體談判權；規定全國性的最低工資、加班津貼；設立供款制的退休金和失業保險。70年後的今天，美國的工人仍受益於這三條基本勞工法律。反觀香港，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加班津貼和全民社會保障仍是工會和勞工團體的主要爭取目標我們比美國落後了100年。

100年前的今天，歐美的工人面對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動蕩，以及勞工市場的供過於求，相信變革的可能，相信工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生產、改變社會。過去一個世紀，歷史兜了一個圈，變了又變。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大財團可以隨時裁員、減薪的世界不能改變，問題只是：我們要往哪裡走？怎麼變？

註釋：

1 參考Herzenbeg S.A. et-al. (1998) 'New Rule for a New Economy: Employment and Opportunity in Post-industrial America,'(chapter 1) Eth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 參考Higgins, W. (1996) 'The Swedish Municipal Workers' Union-A Study in the New Political Unionism', from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Vol. 17:167-197 London: Sage

世界工廠的擴張刺激水電大壩建設 加速破壞珍貴天然資源

李育成

自從我國實施開放改革以來，境外資本包括香港的資本家，持續湧入國內投資，大興土木，成就了珠江三角洲的世界工廠地位。今天，亞洲各國，尤其是我國在擴大這個經貿發展的藍圖時，都以珠三角發展為鏡鑑。最為香港人熟悉的，莫過於“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及廣東省牽頭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簡稱“9+2”)。而緊接下來的，更包括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ASEAN+1)和東盟—中日韓自由貿易區(ASEAN+3)。

顯然，大家在提出以珠三角發展為鏡鑑時，都忽視了珠三角發展已經付出了沉重的環保代價。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之惡劣，有目共睹；珠三角地區的水源污染，人所共知，而且那些野生雀鳥棲息地，不斷被基建公路發展所吞噬，日益減少。

區域經貿合作變相損害自然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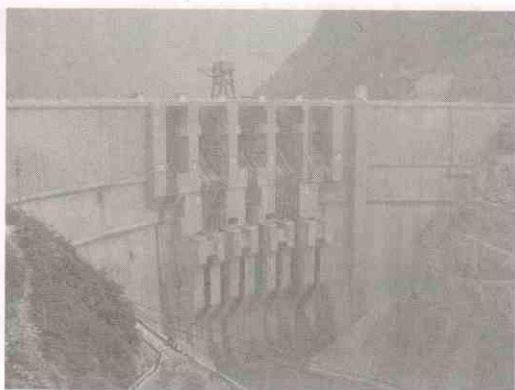
況且，中國式的粗獷型，不以人為本的發展已經造成了後患。例如大量燃煤電站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加速全球暖化，而二氧化硫、氧化氮和煤灰更嚴重影響附近地區的土壤，農民生計和健康大受影響。又例如，60年代在東江中上游興建的新豐江水庫，移民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最近一兩年廣東省政府才肯花錢解決這個問題。最近，港

資金山集團屬下的惠州超霸電池廠被揭發洩漏有毒重金屬，除了損害工人健康，對於惠州和東江流域的環境更構成影響。

這些林林總總的生態環境破壞，一直沒有得到最高度的重視，反而當局一直只是低調處理。這種態度無助於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助長了問題擴散到其他省份。

泛珠三角合作的概念，正正就是讓環保問題隨著資本流動，擴散到內陸省份。廣東是一個經濟發達的省份，經濟快速增長，勞動成本也日益增加。珠三角一帶的經濟條件，已不能滿足追求低成本的需要。在政府和企業的推動下，內陸省份以更低成本，紛紛向廣東民企招手。內陸地區的環境承受能力的多少，誰會注意？

西電東送、雲電送粵，促成了區域一體化的環境問題。廣東省享受著內陸供應的各種資源，尤其是電力。這個發展格局，促使西部省份大肆開發自然資源，以滿足廣東的需求。筆者一直研究西部水電開發的問題，注意到水電發電已經為西部地區帶來種種問題：移民安置欠妥善、魚類生存受威脅、泥沙淤積、廢棄物污染、下游濕地乾涸等，再加上文物淹沒、風景名勝破壞，都是不可逆轉。這樣的代價，只是為了滿足城市



的物質生活、虛浮繁華，給貪官更多欺上壓下的機會。雲南瀾滄江上的漫灣電站，鄰省四川大渡河上的瀑布溝，甚至到今天仍然爭論不休的長江三峽工程，都是展現這一系列問題的活生生例子，給將要修築 13 到 21 個水壩的怒江和金沙江的沿岸農民一個很好的示範，也使國內大壩論爭進一步升級。

廣東也嘗發展後果

現時，不單只是雲南，貴州、廣西甚至四川，都爭相修建水庫大壩，爭相成為西電東送的最大基地。在西部省份的領導眼中，大力開發水電是西部致富的必經之路。由於國家盛行浮誇的政績工程，各地領導為了升官發財，不惜以犧牲農民和生態作代價。這個趨勢，正好符合高污染、高耗能工業的逐步內移。

不過，位處珠江流域下游的廣東，在享受上游帶來電力的好處同時，已經開始面對新的環境威脅帶來的後果，例如今年枯水期的大旱和強鹹潮。可是，廣東省仍然沒有醒悟，只打算一味在下游修建水庫，甚至提出西水東調，繼續廣東一貫的浪費和浮誇的習性。

我在這裡不是鼓勵別人不食人間煙火。事情總有解決方法。中央發改委近日推出宏觀調控措施，嚴格控制地方的過熱電力投資，而國家環保總局也同時推出措施，要求未經批准、還沒有通過環保審查的電站建設一律停工。而且，中央利用宏觀措施，推動節能、電力需求側管理和可再生能源措施，以減低污染。不過，一天地方政府不除去漏習，相關措施也難以長久維持。

區域一體化必須評估社會影響

筆者認為在推動這種區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之前，必須先要了解這個政策所引伸的含義，帶來什麼社會和環境成本，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損耗。區域一體化不單是政府和企業的事，也是涉及從事各行各業的生計。農民享有的水資源和土地資源受到損害，我們必須評價影響有多大。而受影響的農民漁民也應該有權參與政策的制定，對如何改善生計提出意見，對於賠償方案提出要求。

區域一體化，並不是沒有代價的，而當中更必須包括環境的代價。在推行區域一體化的同時，我認為應該把所有環境和社會的成本，反映在政策考慮範圍，而且邀請利益相關團體，例如農民、漁民和研究生態環境的團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制訂政策。

民間監察世貿聯盟

立場書

2004年9月22日通過

編者按：世貿（WTO）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將於今年12月13至18日在香港舉行。影響數以億計人民生活的決定，包括農業協議和服務貿易總協定等，都會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內商討。爲了整合本港民間組織的力量，共同回應世貿的議題，多個本地團體組成「民間監察世貿聯盟」，組織及協調回應世貿的行動。聯盟訂立了這份對世貿立場書，全文回下：

1. 目標

- 1.1 使世貿無法就進一步擴大投資及貿易自由達成協議；
- 1.2 藉此推動本地的反私有化反外判化的運動；
- 1.3 向港府施壓，改變其在世貿談判上一貫的黑箱作業；
- 1.4 藉此提高本地民間團體及基層市民對世貿及所謂自由貿易的本質的認識，提高本地社運對全球經濟權力分配的不公的認識；
- 1.5 喚起中外關注中國入世後勞動人民的處境；
- 1.6 促進國際間勞動人民和民間社會的交流、合作和團結。

2. 基本立場：

- 2.1 當世貿在1995年成立時，各發達國政府許下諾言，謂貿易自由化將會爲各國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從而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及減少貧窮。九年已經過去了，但世貿所能交出的成績單，只能是這樣一幅圖像：全球經濟更不穩定；接著是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的衰退；即使後來各國有不同程度的復甦，可是就業機會及待遇往往沒有相應的、足夠的增長。全球貧富懸殊和環境污染持續惡化。
- 2.2 雖然香港一向都是自由港，資本和商品一直自由進出，但世貿組織所推動的自由化一樣對香港的就業水平和貧窮問題產生消極影響。香港政府在黑箱作業下帶頭簽訂了世貿許多協定，都是直接或間接打破香港原有的公營部門和對市場的種種監管，鼓勵香港政府不斷進行私有化、外判化、撤銷市場管制等等，因而加劇了惡性競爭和財團壟斷的傾向，令香港貧富懸殊有增無減。
- 2.3 世貿所有協議的最高原則是自由貿易，並且把一切關乎勞工、農民、婦女、青年、弱勢社群、食物安全、環境

保護等領域的市場規管都往往視為貿易障礙，都要除之而後快。1996年世貿部長會議的聲明也說：「反對使用勞工標準來達到保護主義的目的。我們同意，各國的比較優勢，特別是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無論如何是不能質疑的。」遵行這一原則的結果是讓跨國公司更自由地、不斷地從高工資地區轉移到低工資地區，使各國勞動人民的待遇陷入全球比賤的深淵。我們重申：人民的就業權利和獲得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權利，凌駕於所謂自由貿易或任何商業考慮。因此至少要做到：所有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國際環境保護公約等等所載的基本原則，要凌駕於世貿協議，而不是相反。

2.4 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將於明年在香港舉行，繼續2001年的多哈議程以及今年七月的日內瓦總理事會的議程，打算在非常廣泛的範圍達成協議，包括農業、工業、服務業、知識產權、政府採購、貿易便利化等等，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擴大跨國公司跨境投資和買賣的自由，對此我們表示反對並樂見其達不成協議。

2.5 按照〈服務業總協定〉的原有範圍，

許多從前是或一直是公營為主的公共建設和服務，從食水、郵政、醫療、房屋、外移勞工、基礎教育以至專上教育，還有護老，護幼等等，都會因此而被私營化、外判化或者撤銷必要的管制。但是根據外國和本地經驗，私有化、外判化和撤銷市場管制總是伴隨著官員貪污、利益輸送、貧窮惡化、裁員減薪、惡性競爭等等惡果。勞動散工化這個政策導致不受保護又沒有就業保障的外移勞工不斷增加。這也引起中介商人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它們與勞工輸出國及輸入國的政府合作、公開地向外移勞工徵收高額費用。現在歐美更企圖把範圍再擴大到環境服務，同時進一步把非關稅的「貿易壁壘」（例如管制市場的勞動及環保標準）降低，也就是把更多公共服務和國計民生變為買賣發財的商品。我們對此表示反對。

2.6 世貿向全球推行自由貿易，漠視了以下事實：一方面跨國公司今天已經強大到越來越能夠壟斷全球投資與貿易，使到源自十八世紀的自由貿易理論完全過時；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大的差距，使

後者不可能同前者有真正的公平競爭。在這個情況下強行要後者廢除市場保護，同前者實行甚麼自由貿易，只會令後者的財富向前者轉移。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有權保護其國內市場及本土工業，所以〈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中種種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上述權利的規定必須廢除。其次，我們支援他們爭取削減歐美對其農業公司的出口補貼，反對世貿進一步擴大農業的自由貿易；支援他們把農業及漁業剔除於世貿之外。貫徹糧食主權。

2.7 我們特別關注中國加入世貿後對勞動人民及環境的負面影響。官方也承認，將有千萬計農民因外國農產品的大量進口而經濟受損。在城市，中國企業爲了應付入世後的激烈競爭，已經在許多經濟部門進行大規模的合併及裁員。由於中國政府不容許人民享有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更使勞動人民在面對中外企業的超級剝削的時候處於絕對劣勢，無力保護自己最起碼的合法權利。對勞動人民有害的制度卻對跨國公司有利，因爲這種制度使勞工成本出奇的低，導致大量職位從其他地區(包括香港)流向

中國。不論對於外地還是中國的勞動人民來說，這都是一種雙輸的局面。我們反對這種比賤邏輯，支援中國勞動人民提高待遇及得到就業保障，支援他們爭取結社自由和支援小農保護其生計。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扭轉全球比賤的趨勢。

2.8 我們相信只有一個公平和包容性強的全球化，才能帶給基層人民安居樂業和可以讓他們的子女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因此，基層人民必須爭取有份參與制訂任何影響他們切身利益的協議或條約。同時，我們必須建立網絡和機制去扣連每個地方人民的抗爭，透過交流和學習，使我們更能認清我們的共同敵人(即由跨國公司、多國政府及國際機構 --- 世貿/世銀/國機會 --- 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和支持不同地方的人民的不同需要和對發展模式的不同想象，進而建立共同的抗爭運動。這個立場書的目的是爲各團體的合作提供共同基礎。

2.9 我們歡迎任何認同本立場書的團體加入本聯席。

補購

歡迎補購

《全球化監察》

以往各期



全球化監察各期專題：

- | | |
|-----------------------|-------------------------|
| 1. 什麼是全球化？(1999年9月) | 10. 婦女(2001年3月) |
| 2. 世界貿易組織(1999年11月) | 11. 生命工業(2001年5月) |
| 3. 全球化不是千禧美夢(2000年1月) | 12. 工作(2001年7月) |
| 4. 號外：回望西雅圖(2000年1月) | 13. 反全球化運動與反戰(2001年11月) |
| 5. 反思資訊科技(2000年3月) | 14. 中國入世(2002年2月) |
| 6. 私營化(2000年5月) | 15. 超級市場．超級壟斷(2002年7月) |
| 7. 社會福利(2000年7月) | 16. 旅遊(2002年12月) |
| 8. 垃圾(2000年10月) | 17. 公共服務(2003年11月) |
| 9. 糧食(2001年1月) | 18. 血汗電池事件簿(2004年8月) |

如想購買請列明補購期號及數量，

連同小面額郵票(每本連郵費\$6)

寄到：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797號。

你也可以到監察的網站下載各期文章。

網頁：www.globalmon.org.hk

排版：Amy Yeung